□随 笔

百般红紫斗芳菲

黄丹丹

时代语境里涌现的新大众文艺，让我们看见更多走出书斋与殿堂，铺陈于广阔天地与明朗人间的文艺繁花。

20世纪20年代末，郁达夫等人创办《大众文艺》杂志，首次将“大众”与“文艺”并置，这是我探寻到的关于“大众文艺”概念的源起。1930年，鲁迅先生在《大众文艺》上发表《文艺的大众化》一文指出，文艺不应是少数人的赏玩之物；他说，“若文艺设法俯就，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，媚悦大众。迎合和媚悦，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。”

2026年，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时隔百年，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的土壤中蓬勃生长，互联网的普及令更多文艺爱好者拥有了创作、传播的平台，有了更多被看见、被认可的可能。作为一名身处基层的文艺工作者，我身边不乏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业余文艺家们。他们中有经营花店的“鲜花诗人”，有农民书法家，有开餐馆的画家……他们用浸染烟火的笔，去书写、描绘他们所经历的生活、他们所感悟的生命体验，静观他们的作品，自然流淌而出的是深情与真意，那里保持着生活的原貌和传统的意趣。

回望历史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，与百年前的“大众文艺”，因传播媒介的改变，让更多普通人不再只是台下的看客。曾经小众的文艺之圈被打破，无数文字、声音、图像、视频作品澎湃地投入汹涌的互联网浪潮之中。认真凝视生活、用心输出的创作者，总能在辽阔的网络世界里，获取关注的目光、热烈的掌声与由衷的赞叹。那些点赞与喝彩，化为鼓励创作者持续创作的动力，汩汩输出，良性循环。

……百花齐放、万紫千红。

新大众文艺的“新”，新在传播方式更丰富，新在参与的人更多元，新在生活的内容更鲜活。但新大众文艺应始终秉持艺术格调，不为博眼球流于浮躁花哨，不丢弃艺术的内核，作品必须坚守艺术的标准与特质，且让更多真实的生活内容融入艺术创作中。在坚持构建文艺作品的笔墨法度、文辞意境、风骨气度等标准的同时，增添创作者独特的生活印记，在传播方式丰富的当下，艺术家保持艺术初心的底线不能失守。

对于书画领域而言，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，书画不再只依靠卷轴、册页流传，展览、线上传播、公共空间等渠道，让书画触达万千普通受众。但载体虽新，本心不可移易。我们要拒绝追逐流量噱头，不跟风猎奇，沉下心锤炼笔墨，用情描摹世间万象，真心表达自我，真实地投身生活。千百年来，书画创作容易陷入两种困境：或困于古人法度，笔笔皆有出处，唯独没有自己；或困于市场趣味，什么流行画什么，看似热闹，却丢了本心。当人人都可以拿起笔，创作者最珍贵的，反而是那份不可替代的“真”。将根稳固地深扎在艺术土壤中，才能将开满花的枝条伸向广阔的人间。

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。新大众文艺要做的，是努力向艺术深处精进，将血脉里流动的、源自生活的真情厚意，通过丰富、多样的艺术手法，在新型传播空间行稳致远。

□随 笔

不交出思考的矛

李振秀

昨天没有在纸上留下记录，昨天难道就无迹可寻了？恰恰相反，昨天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从查阅一些资料开始，我涉足了AI领域。它的劲头果然强大，用摧枯拉朽来形容不为过。AI正颠覆着既有的东西，带来一场从思想领域到生产领域、再回到思想领域的变革。

我以为把头缩进乌龟洞里，闭眼不看，就不被大光照耀。洞外阴影巨大，意味着光源更大。这是个比喻。就是说，随着这场科技革命到来，世界开始迈起魔幻的步伐。旧有的生产关系、人际关系，将随着这一场科技革命开始发生变化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。AI是新生产力，旧有的生产关系将随着它的出现不得不发生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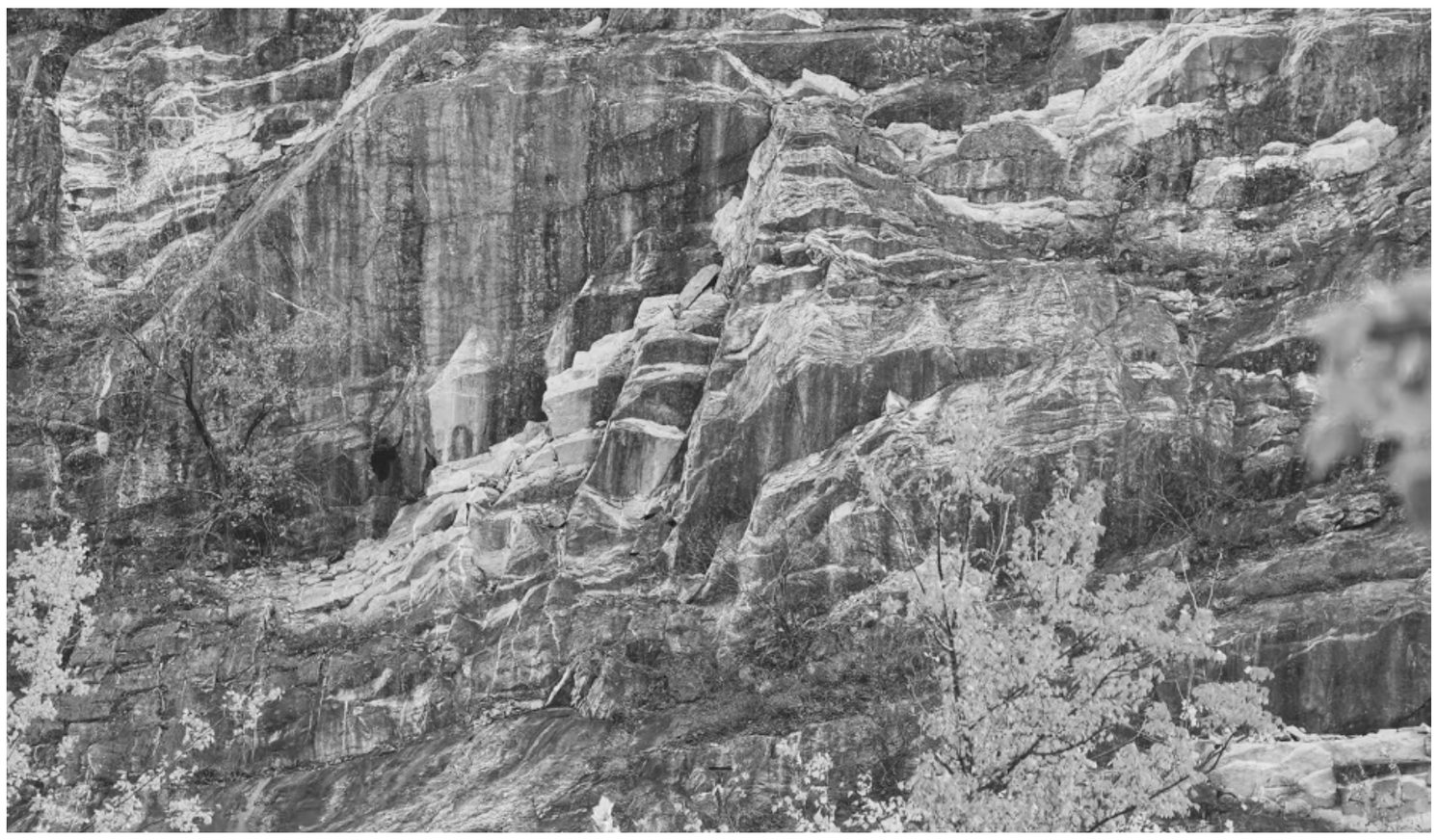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的时候，在短视频平台，AI制作的胖橘系列动画片引起了我的关注。胖橘和虎哥是一对可爱宝，它们是饭搭、旅游搭、搞笑搭……类似胖橘虎哥的短视频充斥着各个网络赛道。流量带来经济效益，效益带动更多的生产。从前，制作一部动画片费尽心思资金资源，投入市场还不一定卖座。AI出现后，输入你的构思和想法，时间不长，一部中规中矩的动画片就制作出来了。卖座与否关系不大，基本在网络传播，其制作成本与期望中的生产效益往往产生巨大反差，带来出人意外的惊喜，例如这部胖橘和爱说“歪比巴卜”的虎哥动画系列剧。反观AI与传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较，产生了很大变化，由一群人、许多机器到一个人、一部电脑，劳资方面与素常一切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鉴于此，我对AI的感觉是复杂的。我当然看到它的优势，却固执地紧抱自己坚守的文学阵地，拒绝向它开放。我认为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心流出来的，带着我的体温，在这世上无可替代。自然，这种想法肯定为井底之蛙所有。AI写得再好，也不是我的。就像你的儿子再优秀，也不能替代我的儿子。有些文友今年的文字跟从前相较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有的是颠覆性的变化。如果是从心生发，真为他们高兴，从量变到质变，量的积累抵达的今年，就发生了质的飞跃。但如果借助于AI，或者说让AI直接操刀，文字面貌大改，发到网络上，点击率升高了一些，人的虚荣心获得一些满足，可静静一想，那不是你的作品呀，是借别人的骨血生出的孩子，如老话所说：“鸡皮贴不到鸭皮上。”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

近日，上网查一些资料，无意中问了AI，乖乖！体贴的AI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满足了我的要求。索性就给它以“微信运动”为题目，写文章，以寿州古城为背景，写三篇文章：一篇儿童文学、一篇婚恋方面、一篇反腐倡廉。人家不到三分钟交卷，中规中矩，四平八稳，各有千秋。说实话，看后，我觉着普通写作者真不必在那费劲吧啦的，坐得十年板凳冷，人家三分钟搞定，且从语言、构思、立意、思想，让你说不出什么不妥的地方，众多平庸写作者在短时间内根本写不出来这样的东西。我问自己，你可以吗？感到有点沮丧。我感觉这么多年的坚守，突然就变成一个笑话。

这两天，我陷入思考。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，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标志，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。可见AI是生产工具，为人所使用、为人服务，人才是主导因素。就制作AI短视频而言，视频呈现的精彩和丰富，还得靠人脑里的思想。放在写作领域，我想也是这样。它演绎的作品，外圆内圆，说不出不好，如流水线上生产的物品，有光泽却无温度，如塑料花与鲜花，它有样子却没有生命。它不知我们内心的褶皱，藏有山河波光，怀有春风秋辞，外圆内方的那个才是我们。这，它无从取代！

有网友给我留言说：不计算效率的情况下，AI能做的事基本不会超过使用者的上限。就是说，它不可能比高级大脑更高级。所以有人说，AI被聪明者使用，会越用越聪明，被愚者使用，会越用越笨。这说明，在这场科技革命面前，人是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因素。我得记住这些，练好大脑，不轻易向AI举手投降，绝不交出自己手中思考的矛！



苍岩秋艳 金钧摄

□散 文

冬雨的情思

徐满元

作为雨中的长者，冬天的雨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。

冬天的雨不会像春雨那样富于想象，浪漫又天真；更不会像夏天的雨那样年轻气盛，莽撞又冲动；也不会像秋天的雨那样多愁善感，缠绵又伤神。作为“过来人”的冬雨，不再讲究什么排场，更不奢求闪电镶边，雷鸣助威。每一次来临都仿佛经过深思熟虑，角度和分寸都把握得恰到好处。

初冬时节的一场雨，不急不缓、不大不小、不强不弱，好像就是要在深秋与初冬之间，拉起一道结实又柔软的门帘，把深秋和初冬像两个相邻房间一样隔开。落到地面后，犹如铺设了光滑平整的桥面，然后加铺一层既防滑又有仪式感的金色落叶织就的地毯，让季节既体面又有极强成就感似的从深秋的此岸，顺利过渡到初冬的彼岸，自然得就像用串对（流水对）写就的上下联，不见斧凿痕迹。恰似深秋与初冬凭借固有的血缘关系，紧紧地连接为一个整体。

当孟冬（农历十月）已被仲冬（农历十一月）接替，冬雨下起来更加谨慎——因为当寒冷已逐渐成为抹不掉的底色，雪与冰便很快登上季节的舞台，并成长为主角。有自知之明的冬雨自然知道自己不过跑跑龙套的真实处境，并因此摆正自己的位子。虽说已不是春雨那样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但确实低调得蹑手蹑脚，不想打扰万物与苍生。此时低调行事是最好的选择，好让寒渴交织的土地得到一份想要的滋润。而悄然潜伏进土壤的冬雨，就相当于千万条蚯蚓，使得松动的土壤既避免了板结，又保持了良好的墒情。还不止于此，这些在土壤里“游刃有余”的冬雨，一条条蚯蚓似的连接起来，谁说不是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通往春天的幽径？

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诗中所言：“何事冬来雨打窗，夜声滴滴晓声淙。若为化作漫天雪，径上孤篷钓晚江。”当冬天大踏步迈入季冬（农历十二月），深谙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冬雨，顺着寒风喋喋不休地游说的台阶，隐身于雪与冰之中。这不是“寄人篱下”，这是熟知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”的冬雨，以隐居的方式，向雪学习柔软、飘逸、潇洒、积淀，向冰学习坚硬、透彻、厚重、叠加。于是乎，本是在冰与雪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冬雨，反而练就了身怀“刚柔相济”的绝技——有时委身于冰层下冻土的坚硬；有时干脆化身成浓雾，只将自己真实的身份用水珠的方言俚语私下告诉草木，然后又在冬阳的掩护下悄然隐身，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，正如“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

冬雨的这番操作，并非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也不是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。只不过是冬雨虽身处寒冬，但心地善良的她却总是心向温暖、心怀希望，渴望播种、盼望收获，企盼福气始终笼罩大地。加上其本就深谙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之理，因而闲不住的冬雨愿意尽己所能，去给休养生息的土地以更多更好的滋养和补给，不让其干渴或贫瘠，从而为来年的丰收打下牢靠的根基，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。正因如此，当冬去春来，显出真身的冬雨便与融化的冰雪同心戮力，汇成一条春水的地平线，把春天像旭日一样高高托起，也就让自己一度深藏内心的情思气球似的放飞而彰显于天空。

□诗 歌

开采者的宣言

张 芳

亿万年前，
地壳崩裂，
你跌落峡谷，
我飘零大地。
亿万年的轮回后，

今生，我前来寻你。
我的阿波罗神。
你在千米万米的
矿坑深处等我。
我迫不及待，
全力以赴，
沿着巷道不停开采。
仿佛听到你的呼唤，
仿佛感到你的气息，
内心满是不可解的温柔。

我匍匐在地上，
用我飞扬的青春，
用我澎湃的激情，
奋力向你爬行。
不惧岩灰零落，
忍受着身体的燥热，
奋力向你前行。
终于，
掘进高歌，
采机旋舞。
终于，
我们再度相逢。
我将爱注入你的身体，
孕育光明，
点亮万家灯火。

□诗 歌

一冬一念

温鸿杰

我站在冬天的巷子口，不愿进去
我不喜欢冬天，冬天令人忧伤
我喜欢夏天，阳光透过葡萄架

冬天的寒风卷起落叶，凝起冰霜
试图用冰凉的臂膀拥抱我
我后退几步，满眼荒凉和躲闪

仓促间，想起夏天热烈的脸庞
还有儿时，父亲的举高高
可是，夏天已经走得很远了
而我，还停在原地
望着被寒风刮走的，所有热忱
看着被冬雪掩盖的，一切生机
想着被山神带走的，我的父亲
寒意陡升，又逢一冬
我和山上的父亲，要如何度过
任时光雕刻年轮，记忆一直鲜活
叫人昂头泪涌，低头泪噎

□散 文

素冬小雪岁福暖

刘文勇

古人描述小雪所用雅称颇多。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以“凝雨”喻雪之形态，雨凝而成雪。李贺诗“宫城团回凛严光，白天碎碎堕琼芳”，以琼喻雪，形容雪花飘落如玉碎纷飞。小雪雅称还有寒酥、寒英、琼花、瑞叶、玉沙、玉蝶等。

小雪节气来临，寒入冬，天幕低，寒风嗖嗖地吹过耳畔。小雪常常未有雪的消息，淮人心底的期盼，固执地等待雪来。不要李白那种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的豪雪，只要细碎的、绵柔的，像筛过的盐似的雪，又像揉碎的云絮样的雪。来时无声无息，檐角布着点点银白，瓦楞间积着薄薄白絮，像白纸上淡淡的画。小雪，是上天派来的雪的精灵，是大雪的先遣军，翩翩轻盈飘逸，落在树梢枝头，落在行人肩头，凉丝丝的，瞬间化开，只有点点温润的湿痕。盼雪，像盼望见到魂牵梦萦的恋人，静静站着，看米粒般的雪花落在头顶，再轻轻落在大地上，心里的褶皱被清凉熨平。淮人盼雪，盼如雪般超脱生活的琐碎，盼如雪般抚慰被生活冲击得凹凸不平的心，更盼如雪般不必言说便懂得自己愁绪的知音。西北风刮了多日，天寒地冻，雪没有来，就像心里有许多话，欲一吐为快，却翻来覆去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。藏在心中的欢乐与忧愁，藏在心中的理想与坚守的雪没有来，心中的愁绪块垒没有融化。盼小雪，哪怕来得晚一些，只要能来，盼雪的心就有入骨暖意。万物盼雪：寒风中的树枝盼雪氤氲而唤醒沉睡的根系；松柏盼雪覆盖以保水分养料；竹子盼雪融化渗透土壤，促进春季生长；冬小麦盼雪保温防冻，雪化后水分充足利于萌发。世间的美好相遇，如盼小雪，需耐心，要执念，更期待心心念念的深情渴望。

小雪是轻盈的梦，飘落时光的角落，晕染诗意人间。当羽毛般的雪花飘落，世界像被施了魔法，顿时静谧圣洁。八公山的山峦如沉睡的巨人，披上薄薄的银白披风；万千树木枝头挂满晶莹白絮，如玉树琼花。雪诉说着冬的故事。广袤田野被白雪覆盖，若巨大的白色绒毯，几株枯草从雪地里探出脑袋，摇曳舞动，显示生命的顽强。淮地的村庄，炊烟缓升，袅袅映雪，给寒冷增添了温暖。农舍积满了雪，像童话中的小屋。院落中孩子们的笑声朗朗，生机的热浪款款升腾。瓦埠湖面上，薄薄的冰粒如无数珍珠，在阳光下斑斓璀璨。古城墙边垂柳，柳枝上的雪花如串串银玉风铃，寒风吹过，沙沙的声响像演奏雪神恋歌。小雪若清凉氧气流进肺叶，沉闷与庸常被驱散。雪花飘摇，青树变琼枝。古人以为雪洁色白，晶莹剔透，乃世间至纯之物，以雪清除意念中杂质，心灵如冰晶般通透。小雪的灵魂让人们放慢脚步，雪风安抚田野万物入眠。每个人的小雪，都会气定神宁，岁福常暖，小雪安心，洁雪而清。

小雪时节，山茶花绽放，花大色美，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。山茶花是冬天独特的风景，鲜艳的花色与坚韧的精神，为寒冷的冬日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温暖。在寒风刺骨的冬雪之日，山茶花浓情怒放，将八公山的青松染得滚烫，给淮河儿女增添奋斗的力量。山茶花象征着坚韧吉祥，耐寒而四季常青，凌寒不凋，花色有红粉白紫等多种，花朵饱满色彩明丽，是小雪节气中的夺目亮色。山茶花在开花时可赏花，无花时，是一道冬天可阅可赞的风景。山茶花质傲骨，姿清雅，态玉质，象征君子品格，是古城淮人的心中挚爱。山茶花是中华民族的名花，与红梅并肩，与雪仙同存，猩红的花朵开在雪中，不在富贵人家吐露鲜艳。曹寅有诗：“艳质无由见，疏枝只自香。雪深迷野径，风急断渔航。独抱孤高性，谁怜冷淡妆。岁寒期共赏，莫负此清芳。”山茶花在蜂蝶销声匿迹之时迎着风雪绽放，花瓣有着白雪的吻痕，红豆般玲珑，兰草般幽香，天生丽质，与松柏并肩，皑皑雪中绽放丹红，花不艳瓣不妖，傲雪之姿可见君子温文尔雅的高贵品格。

静夜听雪声，分外温暖。雪轻轻敲打窗棂，像多情的神女，柔指轻盈，如飞来银蝶，翩然入心。大地默默换上银装，素洁精妙。倚窗而坐，心随雪动，聆听雪花的娟娟细语，轻轻渺渺，柔若细丝，深深叩响心灵。雪，一片一片，轻轻敲打洁净的心，纯白的笺纸仿佛被雪的泪痕浸染。雪舞纷扬的诗意，好像梁祝双飞的白蝶，在寒风中缠绵，在银雪中起舞。听雪是冬日最温柔的仪式，让时光慢下来。听雪，听自然的声音，听内心深处的佳诗。与雪声在宁静中相遇，在纯情处相拥。雪落的声音，是人生百态的纷呈，是温润如春的和煦，是喜乐与四季同振的节律。从一朵雪花里看到一个世界，雪是精神世界的过滤镜，将杂乱色彩统一在纯白中，使光线柔和，世界简洁而纯净。雪覆盖大地，遮蔽细节的杂乱和角落的肮脏，将乱景简化为白色抽象画，让世界的本质更清晰、更透明。雪让世界换心境。雪的纯白唤醒童年记忆，让人以纯粹敏锐的视角发现雪中隐藏的细节与生机。有人在雪中看到风雅，有人在雪中发现宁静，有人在雪中看到蓬勃生机。雪生动地映照人类的内心，让人从雪里看到被净化被简化被重新感知的崭新世界。

雪花是神圣的，与雪花相融，能够进入至上高境。雪花与地面相融，心性与念头一统，认识心性时，妄念一冒头立刻泯灭，消融于心性之中，以达到无念的妙境。雪花轻盈而转瞬即逝，象征着放下执念，当天道与法性一统，便能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。雪花飘落时轻盈、舒缓与静谧，能天然触发人的正念反应，使心绪澄澈，进入平静。情绪消融不再抗拒外境，自然接纳并转化为觉知而进入理性。与雪花相融之所以能进入深境，本质上是通过相融的意象，引导人消融执念，实现心性与实相的合一。



残荷卧水 郑 平 摄